

0010

一个美国鬼子的死

一個美國鬼子的死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3年•河內

目 錄

護命符.....	1
上婆家.....	21
一場審訊.....	37
一個美國鬼子的死.....	57
媳婦.....	66
一幕女教師的劇.....	92
酒館的除夕	106

護 命 符

文 玉

阿挺迅速地邁步走着。天氣涼爽，空氣也格外清新，他心裏感到異常舒暢，五年來那種壓抑、拘束而又充滿憂慮的生活，似乎已經使他忘記了這種感覺的滋味。其實，它只不過是在阿挺的身上暫時隱沒。現在，這種感覺又恢復了。彷彿風兒已把覆蓋在火炭表面上的那層灰燼吹開，通紅的火炭又開始熊熊地燃燒起來。

阿挺完全沉醉在故鄉的景色之中。他的雙眼已經看厭了繁華都市的那種虛偽的外表，此刻，他的目光正向這美麗遼闊的田野輕輕地掃視着。城市裏吵吵嚷嚷的人聲和來往擁擠的車輛的嘈雜聲，在阿挺的聽覺裏完全消失了，他迎接着周圍的一切微小的響聲。斑鳩在橫伸過路面的枯竹枝上鳴啼，不禁使他回想起那兩句熟悉的歌曲：

“咕咕咕”三聲斑鳩啼

立竿[⊙]吃糕過春節

⊙ 越南風俗，春節時在屋前豎起竹竿子，以表慶賀。

——譯者註

阿挺抬起頭來看看斑鳩。可是鳥兒展翅飛了。牠拍打着雙翼，從竹枝飛入曠野的上空，逐漸在遠方消失了。

路旁的水田裏，攀鱸魚在稻叢中攫取食餌，時而發出“唼唼”的響聲。他憶起往日的情景，在天氣涼爽的那些星期日去釣魚，全家人圍在一起吃着香噴噴的新米飯和烤得又黃又香的挺肥的攀鱸魚。他停了下來看魚兒攫取食餌，可是這一回，並沒有發出“唼唼”的響聲。魚兒分開水游走了，只在那稀疏的稻叢中留下一道彎彎曲曲的水沫。

一頭長得挺肥壯、肚皮上摻雜着白斑點點的黃毛小牛，沿着道路去吃草，不時用舌頭舔着幾枝東歪西倒的稻穗。牠那短短的尾巴，竭力往屁股上甩去，企圖趕走停在那兒的牛虻。阿挺走過來，端詳着這頭小牛。可是，小黃牛一吸鼻子，尾巴活像個矛頭直挺挺地翹在後面，埋着頭蹦蹦跳跳地跑了。

阿挺惘然若失地站着，他像是要跟鳥兒、魚兒和小黃牛吐露什麼心事似的。可是，他的那套灰咔噠布的軍裝把斑鳩嚇飛了；他那鞋底上滿是釘子的皮鞋所發出的響聲驚走了水中的魚兒；他的姿態在小黃牛的眼裏，竟是那樣的陌生。

在這條很少有人來往的僻靜的道路上，阿挺的心裏真有些不是滋味。阿挺所租的那輛汽車本來可以一直開到家門口，可是他在離家還有五百米遠的大路上就停了車，他想這樣靜悄悄地回去見父親。爲了遷就這位不愛奢華的老人，他寧可多走一點路。

阿挺是在和平恢復前一年被抓去當兵的。和平恢復已經四年了，他一直沒有回家。在外省漂泊的那幾年自然無可非議；可是，近來六個多月所駐紮的地方離家還不到五十公里遠，他還是沒有請准假。不過，他已經派人回來探望過父親了。父親的生活還是像往日那樣。他老人家仍然住在那間分成兩堂的茅屋，家裏依然是昔日那些簡單的擺設。他派去的那個人回來說，父親的生活很困難。那人描述了一個稍爲瘦削的老人穿着一套打了幾個補釘的黑色衣服坐在屋子裏削竹篾的形象。阿挺也知道父親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過着孤單的日子，經濟上一定不會寬裕。阿挺把薪水省下一部份來寄給父親，可是父親不要，還勸他把錢留着自己用，因爲在城市裏物價高昂，父親在鄉村裏呆慣了，用不着錢。阿挺又把布、鞋子、帽子寄給父親，父親還是不收。雖然在父親的回信裏口氣仍然像以前那樣溫和親切，可是他已意識到老人家一定有了什麼不够稱心如意的事。所以，離別了五年後的今天，他不想讓父親在他回來的時候對他產生不好的印象。他也不想以一個“堂堂闊氣”的少尉軍官的身份回去見他那樸實的、有時他還認爲是有些乖僻的父親。儘管如此，在他的心靈深處却十分疼愛父親。母親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父親一手養大的，父親對他的照顧真可算是無微不至。父親那蒼勁的雙手曾經在他年幼的時候攙扶着他蹣跚學步。有時，家境窘迫，可是阿挺所吃的總短不了魚呀、肉呀，他所穿的衣服一向也都是好好的。當敵人到這一帶掃蕩時，父親總是先爲他操

心。想到這兒，他心裏說：這次見了父親一定要像昔日那樣緊緊地擁抱，他老人家一定會很高興，這就可以向父親提起正在苦苦地折磨着他的那樁心事。

是呀，這樁事實在不好開口。

怎樣才能讓父親知道“上司”想把這小小的村落剷平，把居民都集中到剛在鄰村建立起來的“稠密區”裏去呢？幸好這消息被阿挺知道了，因為他所指揮的那個排將參與這次掃蕩行軍。可是，這又是一個絲毫不能洩露的軍事秘密。

阿挺打算請父親到省城去跟他住一些日子。當父親離開家的那幾天，掃蕩將會過去。可是他又覺得這樣做沒有把握，因為連他寄回去的錢和東西父親都不肯收，老人家能同意到他那裏去住嗎？他還清楚地記得跟父親在一塊兒生活的那些歲月。他老人家想每天兩次下地去幹活兒，安安寧寧地過日子。可是敵人沒讓他父親安寧。多少次連續不斷的掃蕩、搶擄、殺人，弄得他父親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父親仇恨敵人，也像村裏的其他人一樣，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抗戰事業。自從和平恢復以後，許多人搬走了，可是他老人家還是穩穩地把根子扎在老地方。他老人家還是保留着抗戰期間敵人掃蕩後臨時蓋起來的那所茅屋的老樣子。屋裏的傢具擺設也沒有增加什麼新的東西。這叫他怎麼好開口請父親到省城去跟他住呀！

但是，如果父親不願意離開呢？

阿挺感到一陣暈眩。他並不是不知道集中居民成立

“稠密區”的那種情景。一旦出動了軍隊可就不像村裏、總○裏集中居民那樣鬧着玩的了。他曾經參加過幾次這樣的行軍，親眼看見鮮血染紅了主人不願離開的那些土地。

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憂心忡忡，費了很大的勁才向那名上尉指揮官要了一張給父親的“保狀”。阿挺曾向上尉保證，等到這次掃蕩之後，他將把父親接到別的地方去。阿挺還給上尉送了錢。再說，那上尉對阿挺也有些顧忌，因為他在官場中的許多污跡都被阿挺知道了。如果父親不肯跟他一塊兒走，他就巧妙地把情況告訴父親，並給父親留下這張“保狀”。這張“保狀”將是父親的護命符。等掃蕩過去之後，父親一定會好好想一想，再不會固執地守着這塊危險的土地了。

儘管如此，阿挺的心裏還是不舒坦。只有一百米左右就到家了，可是他的脚步仍然是那樣沉甸甸的。

× × ×

太陽光射進那敞着門的茅屋。老孫頭坐在屋子中央削着竹篾，給時大哥編捕鳥籠——這一帶的稻子熟得早，鳥兒飛來的很多。時哥說，要是捕到的鳥兒多就用來做頓好菜請鄉親們“嚐嚐滋味”，讓大夥高興高興。老孫頭已經編了兩天。陽光透過窗戶，在他的刀子上嬉戲般地溜來溜去。鋒利的刀子迅速地削着那些柔軟新鮮的濕篾。大清早，小華提着筲箕出去買菜的時候就看見老孫頭已經

○ 相當於中國區一級的行政單位。——譯者註

開始幹活了，小華稱讚他是“新生活作風”。老孫頭就是喜歡聽小華說的話兒。別看這小丫頭才十八歲，她知道的事情可多啦！什麼伊拉克那邊的美國佬和英國佬的事情，她都知道。她講述的蘇聯發射環繞地球旋轉的人造衛星的事有趣極了。有時，老孫頭尋思道：要是阿挺在家的話，就去把這小華說來給他做媳婦。阿挺已經二十四歲了，大概小華不會計較那五、六歲之差吧。等過了門，阿挺要出去也行；再過幾年，生下個活潑可愛的孫兒，家裏可就熱鬧啦。但老孫頭又馬上打消了這念頭，這小丫頭那麼精靈，她哪肯嫁個當兵的。好幾次老孫頭提到阿挺，她都說：“阿挺哥在抗戰時期被抓去給法國鬼子當兵，那是不得已的，可是現在和平恢復了，怎麼他還不退伍回來？”她又帶着責備的口吻說：“聽說他已經當上什麼少尉啦，準是立了功吧！”老孫頭聽她這麼一說，心裏悶悶不樂。他兒子出去的時候，還像張白紙那樣潔淨；可是現在，就連像小華這樣剛長大的孩子也會指責他了。阿挺曾經給老孫頭寄過信，信上的口氣倒是沒什麼不好的，可是老孫頭又想道：人們往往會說得漂亮，做得糟糕，就像那些官老爺一樣，嘴上滔滔不絕地講什麼“勤勞人位”[⊖]，可是什麼欺壓良民的事他們都幹得出來。他的阿挺要是那種人的話，不如在那一年死了還好些。

老孫頭爲了這件事十分苦惱，它使老孫頭在鄉親們

⊖ 吳庭艷集團的一種“建國方針”。——譯者註

面前丟盡了面子。要不是鄉親們勸告的話，儘管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疼阿挺，也早就不認這個逆子了。阿挺做的事，使老孫頭再也沒有什麼臉面見阿挺他娘的供桌。阿挺他娘很早就去世了，把阿挺留下給老孫頭。每天夜裏，老孫頭都夢見老婆回來，臉上現出生氣的樣子。其實這是不能完全怪老孫頭的。那回敵人突然來掃蕩、抓丁，老孫頭來不及帶阿挺跑到遠處，阿挺只好躲在屋後竹叢下面的隱蔽洞裏。敵人拷打老孫頭，硬逼着他把阿挺交出來。老孫頭咬緊了牙關不肯說，他們便把他打得死去活來。最後，限他在五分鐘內說出，如果不說就要槍斃。他想，如果他被打死了，阿挺以後就會孤苦伶仃，沒個依靠。可是他又不忍心讓阿挺去當兵。阿挺躲在隱蔽洞裏，外面的一切都聽得清清楚楚的，他便跑了出來。這一下老孫頭不知該怎樣才好，眼看着兒子被套上手銬給帶走，彷彿自己的心肝被掏走了似的。直到現在，他還記得：那時，阿挺曾回過頭來看他，臉色慘白，眼睛濕潤；一個法國鬼子推着阿挺跌跌撞撞地走着。說起來阿挺一直都是非常惦念他的。

他盼望阿挺也像其他青年那樣逃跑回來，他已經找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好讓阿挺到那裏去躲。一個戰火瀰漫的年頭過去了，不見阿挺回來；和平恢復四年了，阿挺還是沒脫下那套軍服。使他萬分痛心的是阿挺的軍服上已佩帶了少尉的肩章。許多時候他想，要是阿挺也像識大伯的兒子小萬那樣死了還好些。當年小萬跟阿挺一樣，來不及跑遠，只好躲在稻草堆裏，敵人知道了，

叫小萬出來，小萬不吭氣，他們便用刺刀往稻草堆裏亂刺，最後放火燒了。識大伯心疼兒子，把眼睛都哭壞了。不過，村裏的鄉親們却十分敬愛識大伯。青年男女一看見他，便親切地喊爺爺。至於老孫頭，說起來倒也沒有誰對他表示什麼不好的態度。可是不管怎麼樣，他到底有一個當軍官的兒子。小華到他家來玩，正在有說有笑的，像隻八哥鳥兒，一提到阿挺，她便再也樂不起來了。老孫頭聽了鄉親們的勸告，在給兒子的信中都用了親切的話語，使父子之間的感情不致發生裂痕；可是阿挺所寄回來的錢和東西，他實在感到厭惡。他大半輩子都是靠自己勞動過日子，像那樣長着硬繭子的雙手，怎麼能夠接下那些不義之財呢！阿挺哪裏知道父親的心思，年老的父親一心盼望兒子回心轉意，早日歸來。

×

×

×

一個黑影遮住大門。老孫頭住了手，抬起眼睛向大門看去。在他眼前出現了一雙鐵釘底的皮鞋、一條六個口袋的咔噠布褲子、一件佩帶着肩章的咔噠布上衣和一頂歪戴着的船形帽子。

“爹！”一個柔和的聲音傳到老孫頭的耳朵裏，在他的記憶裏，並未曾忘記這熟悉的聲調。五年來，他時刻盼望着聽到兒子的聲音一直盼到現在才聽到了。突然，他的眼裏不由自主地湧出兩行滾滾的熱淚。

阿挺在門口停住，躊躇了一會兒，然後就高高興興地走進屋裏，父親那老淚盈眶的雙眼，已經透露了他所要對阿挺訴說的許許多多話語。阿挺輕輕嘆道：

“爹！是我。”

老孫頭站起來，兩條腿微微地顫抖着。他放下刀子，慢慢地把手搭在阿挺的肩上。父親的聲音迴旋在阿挺的耳邊：

“阿挺，孩子！”

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從那黑亮的頭髮逐漸移到那斑白的頭髮上。

老孫頭不厭煩地端詳着兒子的面孔。人家說，那面孔不怎麼俊，短額頭、濃眉毛、方下巴，可是老孫頭就是喜歡這個模樣兒，因為正像他老伴在世時常說的，這模樣跟他的一點兒也不差。現在阿挺長大了，下巴上也像他一樣長滿了濃密的鬍鬚。

老孫頭把兒子從頭到腳地打量了一番，兩個銀白色的肩章佩在深灰色卡嘰布的軍衣上，顯得更加刺眼。老孫頭愣住了。

阿挺觀察着父親那一陣陣地變化着的表情。他連忙問道：

“爹，您身體好嗎？”

老孫頭已經恢復了鎮靜，眼裏閃爍着溫柔的目光。他回答說：

“我身體挺好。在這兒要是有什麼事情都有鄉親們幫忙。”

老孫頭扶着兒子坐到竹榻上。他用不着掩飾那由於高興而流到臉頰上的兩行淚水。他用顫抖的聲音對阿挺說：

“孩子，你怎麼今天才回來？我盼你都快要把眼睛盼穿了。你的行李呢？快搬進屋來吧！”

阿挺吃了一驚。難道父親以為他不再離開家了嗎？他的一切打算就像那年久失修的屋子，一下全都倒塌了。他沒有能够像自己所想的那樣主動跟父親搭上話。阿挺遲疑了片刻才回答：

“噢，不。我還不能留在家裏，我只請了半天假回來看看您。”

老孫頭把身子轉向一邊，什麼話也沒說。他用手慢慢地拭着眼淚。阿挺痛苦地聽到父親的幾聲嘆息。

見面時的歡樂就這樣結束了。

阿挺從袋子裏把買回來的東西拿出遞給父親，可是老孫頭沒有伸手去接，他只好把東西放在竹榻上。那罐“鐵觀音”牌茶葉，那包駱駝牌香煙和美國烏結糖，尷尬地擺在那兒，不知是幹什麼用的。

阿挺向父親問起家裏的情況，想讓他老人家高興高興。他又稱讚那把篾子削得均勻。可是老孫頭只是簡短地回答着阿挺的每一個問題。

小華去買菜回來，順便想到老孫頭家裏扯扯。可是，一看見阿挺，她便把到了唇邊的話兒嚥了下去，一點氣也不吭就跑了。老孫頭喊了她好一陣她也不回答。時哥到老孫頭家裏來看看那個“捕鳥籠”。才走進大門，時哥就吭了氣，樣子怪親熱的，可是等進了屋子看見阿挺時，他的臉色刷地一下就變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隨便向老孫頭問了一下“捕鳥籠”的情形，並勉強地跟

阿挺搭訕了幾句，就不聲不響地走了。阿挺心裏怪不舒服，他感到自己彷彿已經不是這個家裏的人了，在客人面前他難爲情極了。

坐得厭煩了，阿挺便站起來跟着父親在屋子周圍隨便轉轉。跟阿挺年齡相仿的那棵柚子樹依然在老地方。過去，到了快過年的時候，樹上起碼也要結它十多個柚子。過年的時候，父親一定要揀兩個最大的柚子擺在母親的供桌上；今年柚子樹沒結果，樹葉也稀疏。昔日長得挺茂密的遮掩着隱蔽洞的竹叢，也不知被誰砍得一棵不剩了，留下的乾枯竹根，一個勁兒地向阿挺翻白眼。

屋子四周也變得空虛冷落了。

阿挺想去探望一下附近的幾家熟人，可是父親推托說時候不早了，還要做飯給阿挺吃了好回去。

平日的飯菜清清淡淡的，只有一盤爛魚和一碗菜湯。不過，今天因爲阿挺回來，所以老孫頭特意做了點煎魚，這是阿挺喜歡吃的菜。但是，現在，那怕有滿桌的魚肉，阿挺也不一定就能吃得可口，因爲父親突然想起了他被拉丁那年小萬慘死的事情。父親說，識大伯也像他一樣獨個兒過着孤苦寂寞的日子。阿挺知道父親在責怪他不回家來。他想向父親解釋，軍隊的紀律把人束縛住了，不是輕易能够脫身的。可是父親比他搶先了一步，父親說這村那村許多被抓丁的青年都跑回來了，有的種地，有的去當幹部，也有的去參軍[⊖]了。阿挺很想

⊖ 指解放軍。——譯者註

向父親解釋一下自己被抓走後的經歷。敵人把他送到了很遠的地方，在新兵營裏呆夠了，又被送到軍官學校去。當時，敵人所有的軍隊都在北方的幾個戰役裏被消滅了。阿挺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時刻擔心有一天會被送到北方去，並且他也曾好幾次絕食，要求回家，可是敵人沒放他。阿挺也不是沒想過逃跑，但是在那遙遠陌生的地方，沒有任何關係，怎麼逃呢？幸好沒過多久，法國鬼子就被打敗，和平恢復了。他想安慰安慰父親，便說是現在和平了，不再打仗啦，所以在軍隊裏也不至於危險了。父親悶悶不樂地問阿挺：“你去不去逮人？去不去搜捕共產黨？”他心裏明白，父親正在責怪他參與了那些罪惡的活動。他想推說那是因為上司的命令，不得不遵從，可是又猛然覺得不好開口，所以他索性撒了個謊，說是沒有。在阿挺說話的時候，父親忽然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面孔，一下子他的臉色就變得慘白。父親哽咽地提起了他那一輩子吃齋念佛、爲他行善積德的母親。母親也一心希望他能够成個好人。

阿挺果然不能開口請父親跟他一同到省城去……。他的年紀已經不小了，而且指揮着一排不馴服的士兵。可是在這位嚴厲的父親面前，他却感到自己還是個孩子。

臨走之前，阿挺只好給父親留下一個信封。父親用詢問的目光注視着他，疑心他把錢裝在裏面。阿挺吞吞吐吐地告訴父親說，裝在信封裏的只是一張紙片。他請求父親等他走了以後再打開來看，而且獨個兒看。

×

×

×

掃蕩剛結束，阿挺順便到家裏去探望一下父親。

他注意觀察着四周的一切。在他父親居住的村子那一邊升起了一團團的黑烟，並且還響着槍聲。他想，大概在那裏同樣有人不願離鄉背井，而穿着跟他一樣的縫有六個口袋軍褲的人，也正用槍和火來逼迫他們吧。阿挺想起了給父親的那張護命符。可是他仍然安不下心來。

才走到村頭，阿挺就已經感到惶恐不安。路上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一點兒牲畜的踪跡。死一般的沉寂籠罩着一切，跟他剛才掃蕩過的村子的情景一模一樣。可是，在那邊他沒有感到這樣的沉重。他情不自禁地突然加快了脚步。

不過，阿挺還是抱着希望。路旁的幾間茅屋還是完整的。許是房子的主人已經同意去集中了吧！他想到父親那間小巧的分左右兩堂的茅屋，想到年老的父親。不知父親去集中了沒有？如果父親已經去了，他就把父親保回來去跟他住在一起。可是，他不相信父親會服從那個命令，因為父親曾經好幾次斬釘截鐵地對他說：“我生在這裏，死也要死在這裏！”在那激烈抗戰的歲月裏，父親也未曾離開過這個家。他猜想指揮這次掃蕩的那個軍官一定要在他父親身上費很多工夫。當父親把那張“保狀”拿出來的時候，那個軍官一定會覺得奇怪，但

⊖ 這裏指吳庭艷政權採用恐怖手段，把居民集中到所謂“稠密區”裏去。——原註

是不得不放過父親。這次回去，他將進一步向父親解釋：這裏的人都走光了，難道他老人家還要一個人呆在這裏不成？

突然，阿挺停下了脚步。他的衛兵慌忙跳過一邊，免得撞在他身上。

在他面前出現了一間被燒燬的屋子！

阿挺不願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絲毫也不用懷疑了。喏，這是乾枯了的竹根子！這是不結果的柚子樹，那些被火烤得焦黃的稀疏的葉子，還緊貼在樹枝上。

阿挺家的屋子被燒燬了！

那間用竹子搭起來的茅屋，那些竹製的傢具，全都給燒得精光，只剩下一堆灰燼。

阿挺一下子楞住了。

一個排的士兵結束了掃蕩之後，正成羣結隊地返回連隊集合。那少尉指揮官在阿挺旁邊停下來問道：

“你那邊搞好了嗎？”

阿挺冷冷淡淡的，什麼也沒有回答。那個少尉並沒有注意阿挺這種奇怪的神態，憤憤地說：

“他媽的！這裏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幾個狗養的老骨頭！這裏一個，那裏幾個。”

阿挺吃了一驚，“這裏”的那個“老骨頭”正是他父親啊！

那個少尉停了一會兒，然後拉了拉阿挺，指着面前那堆灰燼，說道：

“就是這屋子裏的老傢伙最厲害！我剛說到吳總統